

王彬 著

旧时明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彬 著

旧时明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明月/王彬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06-9252-2

I. ①旧…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674 号

责任编辑: 万同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门市部电话: (010) 84039659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60×970 1/16 12 印张 2 插页 145 千字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前 言

- 散文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我们所说与我们所写,我们笔下的每一句话,都是散文,不像小说、诗歌、戏剧,属于特殊的文艺领域,难以企及。而我之所以偶写散文的原因,便在于此。因为,它是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同诸位朋友,闲暇的时候,如果能够摆脱刻板的生活齿轮,到齿轮之外的地方走走,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理由是,转换环境,可以使紧张或者不快的心绪宁静下来。我在一篇散文中曾经说到陶渊明有两句诗:“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旧时没有现在的沥青公路,都是夯筑的柔软的黄土,尤其是在雨季,车辙难免不刻印下来。车辙越深,车子越重,等级越高。穷陋荒寒的小巷,高官的车子自然进不来。已达的友人,不再来了,陶难免不高兴。不高兴,是正常的,但陶这个人毕竟通达,能够把不高兴的事情转化,不说人家不来,而是叹息自己的居住环境不好,使人家不能来。

何必让自己不愉快呢?吟吟陶诗,到曾经的陶的居处蹉跎

一番,不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大雪崩腾的时候,透过窗上的玻璃,谛视雪花一朵一朵跌落,读一册两册自己喜欢的图书,与古人或者已逝不远的今人对晤,这时的心境是舒缓、幽寂的,而不免涌起或浓或淡的情愫,山川交织历史,英雄叠印远山的娥眉,我愿意把它们保留下来,传达给家人、朋友,以及更多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我的这些文字空隙,触及遥远的呼吸,为原本枯淡的生活涂抹些许晕彩。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其实是,各有各的态度的。

同样,在语言风格上,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追求。英国人说,牙齿最少的人,面包却最多。类似的谚语,西班牙是,上帝偏偏把无花果送给没有牙齿的人。俄国是,牙齿掉光,才送核桃。这就与中国人相近。北京大爷说,花生米有了,牙却没了。哪一种更俏皮呢?自然会引来人们的种种思索。在草莽之间,“美人一丈青”也就足矣。心理细腻的人,却认为不够,不免进行种种雕琢,日复一日地锻造手艺的勤勉。然而,于我也就难矣。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为什么?这就够了。这样的诗句,或者更接近语言的本体,更为单纯、简略、质朴,我当然以此为楷模。

时下的散文,依我看,大致可以区分为轻松与厚重两类。前一类称之为什么,似乎没有统一的说法,后一类按通常的说法,叫文化散文。有朋友将我的散文归入此类,我是心存疑虑的,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划分呢?这倒不是刻意反对,而是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心里是这么芜杂”,并没有其他意思。

2009-7-24 改定

目 录

前言	(1)
沈园香碎	(1)
红粉	(7)
翠屏山	(13)
细腰	(19)
罗袖	(24)
香光	(29)
秦陵	(36)
夹马营	(41)
赤湾	(45)
朱色丝帛	(49)
观周	(56)
桃源乡梦	(61)
岳阳三士	(66)
青云谱	(72)
旧句什刹海	(76)

万历三十六年冬天的一篇日记	(83)
方砖厂	(87)
大屯	(95)
兆惠与北顶	(101)
八通碑	(109)
水浒的酒店	(116)
独乐寺	(123)
张家湾	(128)
古北口	(135)
居庸关	(144)
龙道村	(152)
川底下	(158)
庐山别墅	(163)
小教堂	(169)
安息	(175)
美丽的火车	(181)
后记	(187)

沈园香碎

去绍兴,没有不去鲁迅故居与鲁迅纪念馆的。鲁迅已然成为绍兴市的名片。去沈园的就相对稀少。而且去完故居与纪念馆,再去沈园,在时间上也很紧张了。即便是去得成,也只能是一带而过,导游小姐的催促之声令人心烦,破坏了兴致。当然这只是一日,若是两日、三日游之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绍兴,包括沈园是需要细细体味的。但,恐怕这样的人也就不多。而且,今胜于昔,绍兴的街道也都大大地扩展。在我的印象里,“文革”之中,我来过一次,鲁迅故居好像在一条纤细的小巷里,今天,却十分宽阔,后来明白,是将前面的街道拆掉,拆到河滨。幸好,只拆了半段,东面的那一段还在,还保留着旧时的风貌。从那里穿过,到长庆寺,向右拐,便是沈园了。

作为园,沈园也并没有什么。无非是一面水塘,正是柳絮吹棉的时候,灰暗的水面上仿佛浮满了白色的苔藓。实在没有美的印象。好像是在池塘的北部,有一座敞厅,卖些喝的饮料之类。远不及鲁迅的百草园有意思。褐色的泥土种着一垄一

垄的青菜，绿而湿的井台，靠东墙的地方种植着一株比我印象里要纤小若干的皂荚树。但我们去的不是时候，既没有听到蝉吟，也没有听到蟋蟀的歌声。据说，蟋蟀中的高品，入过知堂的诗：

辣茄蓬里听油蛉，
小罩扞来掌上擎。
瞥见长须红项颈，
居然名贵过金蛉。

知堂说这样的蟋蟀可以过冬，但须放于衣襟之内。北方的虫也是这样，放在一个小小的葫芦里，揣入怀中，以人的体温维持虫所需要的生存温度。沈园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小虫，只是没有经过鲁迅先生的题品，也就不为游人赏鉴，从而引不起更多的遐思。来这里，还是要凭吊陆游的。在沈园的入口，在它的右首，有一片青竹围起的小院，里面布置了一个陆游生平的展览。但也仅仅是图片，没有可以摩挲的东西。远不及在百草园，在鲁迅的旧居，有那么多苍灰的屋瓦覆盖着的墙与台阶，还有旧时的家什和一种鲁迅在《故乡》中提到的狗气杀，狭长的木笼，木条之间有缝隙，鸡可以将头伸进去啄食主人撒在里面的米糠，狗则不可以，故而要气杀。但沈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以观览的去处。好像是在池塘的南侧，有一堵残墙，据墙下的说明，这是沈园的原墙，好像是嵌着一方乌黑的石头，镌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而红领巾似乎也不在意，围绕着墙跑过去，跑到对面卖饮料与小吃的敞厅里。对他们而言，那一个时代，也实在遥远了一些。他们哪里懂得这些哀怨的故事。而我却至今奇怪，陆游的母亲为什么一定要将陆游和他的妻子唐婉拆散？一定要在陆游的心中烙印巨大的创痛，八十岁的时



候,还要写下伤心的诗句,“犹吊遗踪一泫然”。一个女人,至死都被一个男人所思念,灵犀相通,是一个方面;面容姣好,我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关于女人,关于中国的美女,绍兴的闺阁,是上了青史的。浣纱的西施,至今是小说与荧屏的形象。但不知为什么,在诗三百里,却没有关于越女的诗句。不若中原的女子,引起采风人的关注,用娥眉比喻女人的眉毛纤细而有曲线的秀丽,用天牛的幼虫来形容女人颈项的洁白与柔美。但唐婉是幸运的,在陆游的笔下有不少与她相关的诗。“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鸿是天鹅一样美丽的大鸟,在一个女人的面前,鸿感到惭愧,这个女人自然是美丽的。而与这样的女人不得不分手,对一个男人而言,无疑义的,万分痛苦。对于唐婉,也是这样,或者更为深刻。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因为母命,不得不同自己不喜爱的女人结合。因为母命,又不得不同自己心爱的女人分手。在南宋,在理学昌盛的时代,我又奇怪,何者唐婉又可以再嫁,而后半生有托,较之朱安,鲁迅的元配夫人似乎更现代化一些。

在鲁迅的故居,我已然忘掉了哪一间是鲁迅住过的地方。笼统地说,也就是鲁迅与朱安饮合卺酒的地方。(按照过去的习俗,把一个葫芦分成两半,那便是瓢,男女新人各执一个装满酒的瓢而对饮。)关于朱安,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说,后来可以说了,也说得很清楚。据说,新婚的次日,应该拜祠堂,但鲁迅没有去。婚后的第四日,鲁迅便只身浮海回到日本。用鲁迅的话,这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不能够拒绝。这在鲁迅自然是痛苦万分的。朱安呢?同样,鲁迅也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件礼物。她又该如何?用今人的眼光,不被丈夫怜惜的女人是痛苦的女人。但朱安是个旧式的女人,甚至不如九百年以前的唐婉,选择了一条比唐婉还古老的道路。只是有一次抱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始终不同我说话,怎么会有儿

子呢？”我常常奇怪，对于朱安这样的女人，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什么不去注意。他们花费了那样多的笔墨去研究孔乙己、阿Q、祥林嫂，那些虚构的悲剧人物，为之重重地叹息，却没有人去研究现实中的悲剧人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对于鲁迅，他的人格与作品我是极为尊重的。好像是有一个评论家，评价鲁迅的作品，第一个是冷，第二个是冷，第三个还是冷。鲁迅颇为认可。对于鲁迅的冷漠，朱安的态度是麻木。据说，鲁迅故世以后，关于他的藏书问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有人要卖，有人要保护。激愤之中，朱安突然说：“我也是大先生的人，我也要保护。”有谁去保护，进而呵护？一个女人，丑陋的女人是女人，旧式的女人也是女人。丑陋的旧式女人也需要丈夫的珍惜。失掉了这种，或者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珍惜，对任何一个女人，丑陋的与漂亮的，古老的与现代的，都应该是人生的最大不幸。而唐婉呢？仅就此，其实是作为女人最应该得到的，已然得到了，这对她而言，又是最大的幸福，至今会让朱安这样的女人羡慕乃至嫉妒的吧。也许朱安已然不会嫉妒了。至少她在名分上还是鲁迅的夫人。而唐婉呢？真是各有各的痛楚。在沈园，我极力寻觅一丝一痕她的踪迹。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闭上眼睛去想象，这里的泥土是她践踏过的，那里的春波是她照映过的。都如同花朵一样，化作了微尘。如烟往事鸟空啼啊。而在百草园与鲁迅的故宅，是不用虚拟想象的。真实得很。颇大的淘米缸，饲鸡的笼子，蒲公英又叫白鼓钉，盛菜油的油墩髻，灶头，锡壶与车前子，两壁是粉墙的天井，身穿长袍的寿先生也来过这里，称“寿家拜岁”。在知堂的文章里，描述过这样的油灯：灯是瓷制的，“承油盏的直柱只有一寸高，下面即是瓷盘，另有一个圆罩，高七八寸，上部周围有长短直行空隙，顶上偏着开一孔，可以盖在灯上，使得灯光幽暗，只从空隙射出一点来，像是一堵花墙，这是彻夜不灭灯时所用，需要亮光时

把罩当做台，上边搁上灯盏，高低也刚适合”。这是读书人夜读时用的灯，不是照佳人用的灯。那种灯应该是像戏台上的，有一枝细细的茎，上面覆盖着朱红的纱罩，“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会给人无尽感喟的。陆游与鲁迅都是中国历史上，古代与现代的杰出人物，而他们在家庭上的不幸，却是相似而又不同。他们的妻子，唐婉与朱安，她们的命运也是相似而又不同。唐婉选择了逃逸，朱安选择了坚守，一如旧时大多数乃至今日相当部分女人的选择，终老于周家，和她的婆母葬在一起。她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的板井村。50年代还好，后来被平掉，被一个机关所占用。但棺木没有取出来，还是深深地嵌在黄色的泥土里。我不知道行走于其上的人物是否知道这段历史，如果知道，他们还会安心吗？

还是回到现实，不要再思索这样沉重的话题。在沈园的门口，我想拍一张静物做个纪念。刚要按快门，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姑娘闯入镜头。我没有拍。待她走后，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小姑娘有多么美丽啊。那样的娇媚，肤色是那样的白皙。如果是在《聊斋志异》中，用蒲翁的笔法，与这样的女人相聚，是“人生得一姝丽足矣”。

好像是西洋人爱说，美丽是上帝送给女人的最好的礼物。朱安不用说了。唐婉又怎样？这样的礼物似乎并不总是与幸福相连，这真是有些不可以索解的。

- 白居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显著地位，是新乐府诗歌的重镇。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诗被揄扬为极具人民性，故而他的诗，从小学选到大学，给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是我辈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幼时记诵的，斧头也砍不掉。

大概是在60年代初，我所在的那所中学，不知什么缘故，分裂为两所学校，一所在本部，一所在原来的校办工厂。清朝的时候，校办厂是八旗发放钱粮的衙门。进大门有一道很长的甬道，与大堂的月台相衔，仿佛一个变了形的“凸”字。月台上种有两株颇高颇老的国槐。薄暮，孩子们放学了，鸟儿们也放学回巢。第二天清晨，我们上学的时候，洁白的月台上，落满了暗绿的鸟迹。我在这里读了两年书。读或者背诵白居易的《卖炭翁》、《缭绫》和一首吟诵牡丹的诗。诗记不清了，但意思还记得，大概是说，富贵人家买一株牡丹，抵得上十户小康人家一年向国家缴纳的钱粮。《卖炭翁》还记得：“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黑”读“褐”音。为什么？为了

韵脚。还有：“缭绕缭绕何所以，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读《卖炭翁》，还有背的时候，第一字“卖”我们的发音总是重重的。而读《缭绕》呢，发音总得轻轻的，而且快捷，读着读着，大家忽然笑起来。后来读鲁迅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金筐箩，铁如意之类，把头拗过去，拗过去，知堂诠释是以他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为原型。我忽然明白，我们那时也是得意吧。当然在潜意识中免不了恶作剧的成分。怪怪的，作为一种玩笑和解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孩子，至少是我所在的那一个班，高兴或者无事可做的时候，喜欢用拳头敲击课桌下面的底板，砰砰地发出鼓一样振动的声响。教我们语文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先生，河北人，听到这声音便着急，连连阻拦：“同学同学别敲鼓。”“别”读四声，大家都笑。一天下午，大家又敲，他又制止，过了一会，他说头晕，匆匆地离开课堂。第二天，一位老师代他的课，说他已经过世了。怎么走得这样快呢。

我读书的这所学校，近年拆光了。在上面盖起了文化馆。有时候，从那里走过，总仿佛是在做梦。古人说前尘影事，真是烟尘日影一样地飞掠过去了。那些人，那些事，只有那两株国槐还是亭亭如盖，没有一丝衰老的迹象。只是环境变了，它们已然临街，成为绿地的组成部分。

前几年，我去庐山。当时京九线还没有开通。从北京去庐山，到九江下车，换乘汽车才能到庐山的。这样，一般的游客，总要在九江逗留一两天，看看先贤们留下的胜迹。琵琶亭大名鼎鼎，是必然要去的。现在叫琵琶亭公园。园内有白居易的雕像，雪白的汉白玉，颇高峻。雕像的前面是一座卧碑，镌刻着《琵琶行》这首诗，毛泽东的手迹。雕像之后，有一座两层绿色的攒尖式的小亭子。这便是琵琶亭了。亭柱是铁管制作的。勾起中指敲一敲，发出咚咚的声响。走进去，凭高而望，可以看到滔滔的江水。离琵琶亭不远是浔阳楼。之间是一片占地颇广

的堆料场。沙、石与红褐色的金属构件。我后来知道，琵琶亭与浔阳楼并不是原有的建筑，都是近年易地重建的。琵琶亭旧在湓浦。湓是一条小河，长江的支流。原来的琵琶亭塌毁了，故而，白居易笔下的景物，在我们去的这个琵琶亭中是见不到的。而在宋江的时代还可以见到。宋江是既在琵琶亭又在浔阳楼喝过酒，还在那里结识了黑旋风李逵与浪里白条张顺。那时的江水，大概没有现在混浊，按照《水浒传》的写法，是清流滚滚，洁净得很。物是人非，非复旧观了。但《琵琶行》的魅力，千载而下，还是不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泪沾青衫的江州司马，九江唐宋时称江州，写尽了落魄的歌女与官员被贬谪后的酸楚与怜惜的心态。对于不幸的歌女，白居易是同情的。在白居易的诗集中，关于底层妇女的诗颇有几首，比如《观刈麦》，对抱着孩子拣拾麦穗的妇女，感到悲伤，同时也感到惭愧：“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态度是伤感、温婉的。当然，写女人，写沦落的女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琵琶行》是最好的，读这诗，不仅仅可以体验诗人惆怅的情绪，还可以玩味与这情绪相连的某种迷离的情境。对诗人笔下的江月，荻花，茫茫江浸月，瑟瑟荻花秋，总有一种历历如画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卖炭翁》与《缭绫》之类的新乐府诗中是品味不到的。白居易自称，他的诗老妪都解。我怀疑这是一种标榜。读白居易的诗有时候是要查查字典的。也许那时候人的文化水平高，现在人的文化水平低？这自然是钻牛角尖。雅与俗只是相对，元白诗俗，只是相对于雅的一种说法，何必较真。

人是一种很怪的动物。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会频繁地造访与一个历史人物相关的地方。我也是这样。去过九江不久，我又去了河南的洛阳。这里是白居易终老的地方。洛阳龙门石窟的对面，香山寺后面的山坡上。在白居

易的诗集中,有不少吟哦香山寺的诗,其中有一首:“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还有一首卜居香山寺脚下的诗:“老须为老计,老计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间久息心。乱藤遮石壁,绝涧护云林。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早些年,他在香山寺的墓坍塌了。有人呼吁。近年,洛阳市政府把他的墓作为文物,修葺一新。一个浑圆的坟丘,四周砌筑灰色的花岗岩,墓顶种植着绿色的藤蔓一类的植物。初春的时候似乎要开放浅黄的纤碎的花朵。

在洛阳,对于白居易,大概是颇为愉快的,不像在九江,处于左迁的时候。在这里,他以太子少傅的身份退隐,诗呢,已名满天下。只是年纪老了,对于年轻的歌伎难免怅惘:

一树春风千万枝,
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
尽日无人属阿谁?

据《云溪友议》说,白居易有两个爱伎,一个是歌伎叫樊素,一个是舞伎叫小蛮。白居易称赞她们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诗人老了,而爱伎们却正年轻而且“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云”。知道了背景,再读这首诗,难免别扭。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夫子搂着两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怎么想怎么不成模样。但在白居易的时代,对于富有的男人,这是正常而又正常的,如果有人谀称,还可以说是诗酒女人,风流倜傥。

今年初,在华堂商场,无意中买了一本谈对联的书。其中有一节说到白居易与关盼盼的故事。关盼盼是张建封的爱妾。张建封做过尚书,在徐州为盼盼筑燕子楼以居之。有一次约白居易喝酒,喝得高兴,“出盼盼以佐欢”。白居易给盼盼写了一